

红案
白案



红案白案

刘一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案白案 / 刘一达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0
ISBN 978-7-5502-8132-5

I . ①红… II . ①刘…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1914 号

红案白案

作 者: 刘一达

出 品 人: 唐学雷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赵晓秋

装帧设计: 联合书庄 bjlhcb@sina.co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8.5印张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132-5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红案白案

淳一题



题字 淳一



篆刻 王兴家

古柳蒼然月初降佳期

薔薇暮春陽暗香何歡

難送臨笑解禪林安心房

紅粟白葉書中難以破解的古詩淳一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2
第三章·····	024
第四章·····	039
第五章·····	053
第六章·····	063
第七章·····	076
第八章·····	088
第九章·····	099
第十章·····	112
第十一章·····	125
第十二章·····	138

第十三章	153
第十四章	166
第十五章	178
第十六章	193
第十七章	206
第十八章	219
第十九章	233
第二十章	247
第二十一章	262
第二十二章	277
第二十三章	291
第二十四章	306
第二十五章	319
第二十六章	338
第二十七章	353
第二十八章	369
第二十九章	387
第三十章	405
第三十一章	419
第三十二章	433

第一章

红案白案，这个“案”字，是不是会让您立马儿想到血哩呼啦的谋杀案？其实，红案白案的这个“案”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特指切菜或做面食的案板。

中华饮食博大精深，灶上灶下分工明晰，但大体分为炒菜和做面食的两工。按北京话说，所谓红案儿，就是专门炒菜的；白案儿呢，就是专门做面食的。但念的时候，一定要加儿化韵，说成红案儿白案儿。

这个“案”字，跟案件或案子是两码事儿。不过，您看到的这本书，红案白案的两层意思都含在里头了。换句话说说是红案和白案里的案情。

老北京人管餐饮业叫“勤行”。早年间，入勤行学徒，您首先得认案儿。跟着红案儿师傅学，您这辈子就只能在灶上掂炒勺；跟着白案儿师傅学，那您就要跟面食打一辈子交道了。没辙，这是行里的规矩。

红案儿跟白案儿，虽说都在一个厨房里练活儿耍手艺，但红白分明，各走一经，通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案板是死的，人是活的。案儿上的手艺是高是低，一动筷子就能见分晓；人心却搁着肚皮，它什么样，您拿显微镜也瞅不出来。

于宗信倒霉就倒霉在案儿上了。因为当初学的是白案儿，所以他认准了这辈子得吃这碗饭，别的工作他压根儿就没走过脑子。当然，他的脑子也不会拐弯儿，因此他在老字号饭庄德兴楼干了大半辈子白案儿，也受了几十年的委屈。

他的头脑透着简单，很长时间也弄不明白，他干的是白案儿，但在他脚底下使绊儿的偏偏是红案儿上的彭长霖。直到快退休了，他才醒过味来，敢情于家和彭家是世仇。他跟彭长霖的恩怨，从他们的老祖那儿就结下了。

不过他为此犯起糊涂来，虽说他们的老祖当年都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师，专门侍候乾隆爷的，宿怨也是那会儿留下来的。但是到彭长霖和于宗信这儿，已然有七八代了，干吗还要纠缠那些历史的恩怨呢？

于宗信不会想到彭家到现在还保留着家谱，而且代代相传的祖训，明明白白写着自己的仇人是谁。祸根也许正是打这儿来的。

造物主也好像有意捉弄人，让彭、于两家的红白案儿手艺一直没断桩（北京土话：一直在相传的意思），而且还让于宗信和彭长霖凑到了一块儿。都在一个饭庄混事由儿，打头碰脸的，您想能没有故事吗？

不过，我跟这两位爷的相识，可不是因为红案儿或白案儿上的碴口儿，而是因为一间年久失修，将要倒塌的小平房。

这间小南房在西城的一条老胡同里。这是2008年前后的事儿。当时的西城要扩建金融街，许多老胡同都面临拆迁的命运，包括这间小南房。

龚二跟我老熟人。他知道我那会儿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传世猫碗》。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哥，有档子奇事儿，你想不想听？”

龚二比我大两岁，却总是管我叫哥，透着他对我的敬重。

他的大号叫龚晓健，龚二是他的外号，但他在家里是独苗儿。北京的爷儿们管二百五叫“二货”或“二B”。知道这个，您就明白他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龚二已经四十出头了，但我到现在也弄不清他的真正职业是什么。他一天到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不知道他吃的是哪碗饭。但是他有一门儿灵的绝活：不管哪一界的名人，他都够得着（北京土话：接触到的意思）。也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只要出了名儿，他都像苍蝇扑肉似的追上人家。在名人面前，他那种殷勤和热情，似乎能让木头疙瘩开花。

据说他小时候挺聪明，长得也咕立（北京土话：结实挺脱的意思），本来能有点出息，但却让一个电影明星给毁了。

那年他八九岁，他爸爸带他到动物园看老虎，回家坐公共汽车。车上，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一直瞄着他。快下车的时候，那位长者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脸蛋说：“小家伙长得挺有意思。想不想演电影？”他爸爸一愣，打量着这位长者说：“他够格儿吗？够，就让他试试。”长者说：“我们正要拍一部电影，里头有个小孩儿，我觉得他合适。”他爸爸仔细端详，认出这位长者敢情是赫赫有名的电影明星。于是把家里的地址留给这位明星，和儿子期待着他的召唤。

但是爷儿俩望眼欲穿，明星那儿却渺无音讯，做了一番美梦，这事儿如石沉大海。敢情那位明星没多久因为一部电影受到批判，被发配农村思想改造，就此息影了。但被明星摸脸蛋儿这件事，却让龚晓健幼小的心灵受了伤，也添了病。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电影明星的坯子，只是怀才不遇而已。这种气迷心闹得他后来成了龚二。

龚二在名人身边跑前跑后，好像不为混吃混喝，就为能跟名人

照张合影，或者在首日封和笔记本上签个名。这成了他的资本，转过身，他会跟人吹牛：瞧见没有？我跟谁谁是老朋友！脸上的得意之色就好像他挨着名人照像，自己也成了名人了似的。

他媳妇好像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居然以此为荣，平时短不了拿出龚二的影集，对人炫耀，好像她丈夫有多大出息似的。

龚二身上的毛病不少，但我觉得他人还实在，跟名人照张相片，不过是满足一下虚荣心，他又没出去蒙人，有什么呀？

可能是他经常跟人炫耀跟名人多亲多近的原因，他说什么事儿，总喜欢煞有介事，以便吸引人们的眼球儿。

我知道他好来这一手，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成奇闻异事了。”

“真的，不蒙你。知道卖豆腐的小西施上吊的那间鬼屋吧？”

“知道呀。怎么了？”

“愣有人看上这间破房了！还透着出手不凡。300万！这主儿把那间破屋子给钱过去了。”

“什么？300万！”我差点儿没把手里的电话给摔，“谁呀？是不是大脑进水了？”

“等见了面儿，再跟你细聊吧。”龚二故意留下一个扣子，且待下回分解。

这还真可以说是个奇闻，虽说这些年北京的房价一个劲儿的翻跟头，但一间十平米的小平房，卖出300万，还是让人难以想象。

那间房子，说实话，本不应该叫房子，它原本只是个过道儿。当年在副食店卖豆腐的萧小红三十大几了，还住单位集体宿舍。副食店的头儿老张，送给房管所的头儿两条“大前门”，所长找了两个人，将这个过道儿前后拿砖砌死，前边开了门儿，后边开了个窗

户，于是成了萧小红的家，后来也成了老张的“家”。老张五十多了，老婆孩子在房山，平时就住在这个小屋，跟萧小红形同夫妻。

萧小红长得漂亮，也爱捋伤，三十多了却像情窦初开的少女，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因为姓萧又长得美，胡同里的人借姓儿的谐音，都管她叫小西施。

当时恰值“文革”后期，人们一天到晚忙着搞大批判，谁也顾不上这对“野鸳鸯”。俩人也放松了警惕，从开始的偷偷摸摸，到后来的出入成双，于是让人给“贼”上了。

谁？就是那位红案儿师傅彭长霖。那会儿，彭长霖是造反派的头儿，当然，这一造反，他也就不在案儿上干了，当了区饮食公司革委会的领导。

本来饮食公司跟副食店挨不上边儿，但他们同属财贸口儿，老张入的那个造反派组织跟老彭正好是对立面儿，又加上彭长霖的夫人跟老张是一个单位的，好色的老张曾对他夫人动过心眼儿。本来彭长霖的心胸就不宽，加上这些碴口儿，当发现有妇之夫的老张，跟一个大姑娘腻歪在了一块儿，可不就找到了下蛆（北京土话：找麻烦）的缝儿了吗？

老彭玩人算是玩到家了。他明知道这对“野鸳鸯”的行踪，但就是迟迟不动手，专等国庆节放假。因为国庆节犯事儿属于政治事件。

那天深夜，彭长霖带着几个工人民兵去堵被窝儿，把这对“野鸳鸯”抓了个现行。因为国庆期间是政治敏感期，老张“胡搞”的事儿被上纲上线，成了政治问题。好在他出身没砬儿（北京土话：没有问题），历史还算清白，没被打成反革命。但也劫数难逃，在单位挨了一顿臭揍，还在派出所啃了几天窝头，最后被开除公职，打回房山老家种地去了。



文革后期人们忙着搞
大批叛徒也没顾上这
对儿野兔与老兔兼道
是被红卫兵们发现了

倒霉的是小西施，不但背上了“破鞋”的脏名，还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地、富、反、坏、右，这在当时属于“黑五类”，算是牛鬼蛇神。花儿再好看，成了“牛鬼蛇神”，也就不是花了。红卫兵造反派的皮带在小西施身上，留下了无数的血印子。接着又在单位轮番批斗，把这个沉鱼落雁的一朵花，折腾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末了儿，还被那些平时闻腥儿吃不着腥儿的坏小子，在关押期间给轮奸了。自视甚高的小西施哪忍受得了这种侮辱与蹂躏，被放回家的当天晚上，便找了根绳子上吊了。

小西施死后五天，才被邻居发现。奇怪的是人们把她从房梁上解下来，放到地上，突然发现她的头发没了，她的腹腔也被割开，内脏被人掏空了。

这事儿惊动了当地派出所。刑警在现场拍了照，取了手印，又在周围调查了几个月，但是没找到任何线索。小西施的父母在“文革”期间双双被迫害致死，加上她的坏名声，娘家人也没人出面处理她的后事。最后，单位出面，将她的遗体送八宝山火化，连骨灰也没留下，一朵花就这么没了。至于她身上的器官被什么人偷走的事儿，后来也不了了之。

但是，自从小西施上吊以后，她住过的小屋成了“鬼屋”。每到深夜，路过的人便能隐约地听到女人哭哭啼啼的抽泣声。

开始很多人以为这是耳朵出了毛病，或者是幻觉幻听。后来，人们特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那小屋去听，果然能听到女人的哭声，不由得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院里的几家老住户，最初又烧香，又在门上贴辟邪的符，以为那“鬼”闹腾几天会消停，没成想那“鬼”有了附体，一连几天夜里，院里的老人发现了黄鼠狼。老北京人都知道黄鼠狼是“四大仙”之一。您想都把“仙儿”招来了，夜里能

睡踏实觉吗？

尽管院里的年轻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无妄之说，但老人们还是胆儿小了，他们觉得貌若天仙的小西施本来就像狐狸精，现在死得那么冤，肯定死后会变成“屈死鬼”。您想谁不怕被“鬼”给缠上呀？所以，街坊四邻前后脚儿地搬出了这个院儿。院子很快成了没人敢住的荒院，自然，那间小屋也就成了远近皆知的“鬼屋”。

大概过了五六年，有一个分配到街道工作的转业军人老张，孩子已经念初中了，没有房子住。房管所把这个院的两间北房分给了他。老张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从前线回来，枪子儿都不怕，还怕鬼吗？于是大大方方地住了进来。

说来也是怪事儿，自从这位老张住进来，院里的黄鼠狼不见了，那间“鬼屋”夜里也听不到哭声了。没有一年的工夫，院里又住满了人。这时“文革”已经结束，这些住户已然不知道小西施是谁，大家和睦相处，就像这个院子里压根儿就没发生过闹鬼的事儿。

不过，小西施上吊的那间小屋却一直没人住。不知是人们怕犯忌，还是因为那房子实在太小。

又过了几年，这个小院的真正房主章先生从美国回来。房管所落实私房政策，费了一番周折，把五家住户请走，将产权还给了他。这个小院是章先生的祖产，他本来想把院子拆了翻建，但得到这一片要拆迁的信息后，只好放弃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小院闹鬼的事儿发生了兴趣。尤其是小西施的头发和心肝肺的失踪，让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所以我在这个小院多次盘桓，也采访了胡同儿里的老街坊，对那个“鬼屋”更感到有些诡秘了。但我没想到这间闹过鬼的小屋，会在拆迁之前被人买走。不用多说，这里肯定有什么由头儿。

几天后，我把龚二约到一家涮羊肉的小馆。我们俩都爱吃这口儿。锅子开了以后，我们边涮边聊。

“你能告诉我，哪位爷买了那间‘鬼屋’吗？”我问龚二。

“哥，说出来，你得晕菜。还记得当年那个打家具的山东人老印吧？”龚二咧了咧嘴，对我诡秘地一笑。

“老印？”我猛然想起当年背着一把锯，满大街找主儿打家具的那个小木匠。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人买家具要票儿，年轻人结婚用家具，只好淘换木料找人现做。于是派生出一拨儿进京打家具的木匠。这些人也许是最早进京的外来务工者。老印是这个小木匠的外号，因为他姓任，是烟台那边的人，说话一口的胶东腔儿，把“北边儿”，说成“白边儿”，把“任”说成“印”。所以胡同儿里的人都叫他老印。至于他的大号，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哥结婚用的床和大衣柜，还是老印给打的呢。”我想了想，对龚二说，“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是呀，这小子现在可玩大了。你猜怎么着？他玩红木家具呢。在深圳开了个很大的红木家具厂，国内的大城市都有他的门店。这小子发大财了！”龚二撇了撇嘴说。

“一个做红木家具的，花300万买一间小平房！他是不是有钱没地儿花了？”我说。

“那一片儿不是要拆迁吗？估计这小子拆迁办有人。拆迁的时候，他玩猫腻从中做点儿手脚，还不从中发一笔。”龚二咧着嘴说。

“不可能！不管他有什么人，一间十平米的房子，也给不了300万！狮子口张得也忒大了。你算呀，十平米300万，合一平米30万了！政府不可能出这天价！”我想了想说。

“那他干吗要当这冤大头呢？”